

皇明通紀法傳全錄

皇明通紀法傳錄卷二十二

東筦陳建輯

西湖高汝忭叅

高鼎燿

校

高鼎焯

已卯天順三年二月遣使使朝鮮及建州女直先是

朝廷謀開建州會董山潛結朝鮮命巡撫遼東都御史程信議察之信使自在州知州佟成詐以他事兼其境上得朝鮮授董山爲正憲大夫中樞密使制書還報信具以上聞請乘其未發遣二使急往問之可伐其謀

上乃命一給事中往朝鮮一錦衣譯者往建州兩酋初不肯承出制書示之皆驚服各上表貢馬謝罪○檉山

東左布政使陸瑜爲刑部尚書以姚夔爲吏部侍郎李
紹爲禮部右侍郎上召李賢諭之曰吏部侍郎乃天
下人物權衡非他部比必得其人先生以爲誰可賢曰
以在朝觀之無如禮部二人可擇一用之上復問其
優劣賢曰鄒幹爲人端謹但規模稍狹姚夔表裏相稱
有大臣之量上曰然遂用之命下士類皆悅○禮部
郎中李和託一釋子囑權近求爲侍郎士論紛然不平
上問賢此人何如賢對曰不知上悟其意復問吏部
尚書王翱亦不甚許他日以學士李紹對上復問賢
賢對曰此公論也上意遂釋奉天門朝畢召吏部發玉

首除紹爲禮部右侍郎，與論大愜。○李來寇大同，虜之
寇也。總兵官安陽伯李之遜不敢出虜，直抵鴈門。沂代
殺掠人畜，烽火達于京師。李賢言于上曰：京師宜
出車于紫荆，倒馬二關駐劄，非欲與之對敵。一則安撫
人民，二則使彼知懼，不敢深入。久停會兵部奏，欲遣將
統京軍赴大同殺賊。上曰：緩不及事，徒勞人馬。駐關
之說可行。於是遣都督顏彪領兵赴紫荆關，馮宗領兵
赴倒馬關。然北虜既有所獲，見我軍不動，去而復來。遂
復勅二關之軍赴鴈門，虜寇退。

令三法司霜降後會官錄囚

禁朝臣交通。初石彪事發，言官密奏，明日大班劾之。即

有漏泄于彪者。上召李賢曰：「羣臣黨惡如此，不可不

戒。」賢曰：「誠如明旨，乃勅諭百官。今後文武大臣無故不

許往來，近侍官不許造大臣私宅。錦衣衛官亦然。於是

朝臣肅然，交通之弊始息。○冬，忠國公石亨謀不軌，下

獄。亨貪恣日甚，賄賂公行，強預朝政，易置文武大臣

邊將，以張其威。子侄廝養，勢焰燿灼，上干天象，慧出星

變，日暈數重，數月不息。帝往來大同，顧紫荊關，謂左右

曰：「若塞守斯關，京城何緣能至？識者知其心不順，每憚

下謙，兼懼正人之多，不敢決爲天順。初自南城迎復之。

百官事惡

以此至

此官將

至百處與

大同則天

下精共所

欽相有愛

以內外相

其願也

於言死

出武官
多出其門
下而守又
堪重女乎
可爲寒心

功封忠國公益恃寵招權納賂天下都司及守邊將多
出門下是年二月初三日朝退歸私第所親盧旺彥敬
杜清等二十餘人各叩頭起侍亨曰我這職事皆爾之
所欲爲者衆不知所謂成曰我等賴老爺擢舉各衙指
揮之職至是足矣三公之位何敢望也亨曰當時趙太
祖陳橋之變史不稱其謀反爾等若助我至此我職非
爾爲之而何衆皆股戰南城有功替日指揮童先乃手
出妖書曰唯有石人不動蓋天意有在爾等勉力爲之
乃謀曰大同人馬甲天下我撫之素厚今石彪任遊擊
將軍異日以彪代李文掛鎮朔將軍印北塞紫荆關東

出山東拒臨清、決高郵之堤，以絕餉道，則京城可不戰而疲。廷議以盧旺等守裏河一帶，各議分其地而還。三月虜寇延綏，命亨征之。童先力勸亨成前謀，亨曰：「爲此事不難，但天下各處都司除代未周，待周爲之不晚也。」童先曰：「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恐時一失不可復得。」亨不聽。童先私罵曰：「這厮不是幹事的！」是時亨侄彪頗驍勇，驟陸都督，性貪暴，粗立邊功，大肆兇惡，誣劾都御史年富數侮其總兵。總兵遂言彪有異志。上因疑彪，欲召彪還。彪因使大同人留已爲總兵，上遂大怒。或又曰：「彪結成黨，必欲留處大同爲亨外援。」上亦疑出亨意。

尋進彪侯爵，召還京侍衛亭。知上疑，促彪疾馳入京。彪既至，會虜人入貢者，見彪于朝，羅拜稱石王。上聞益疑，不可解。於是御史大班劾彪，即日縛彪棄市，藉其家事，連坐石亭。上念其功，欲寬宥之，尋以家人傳說怨謫，有不軌之謀。於是逮亭繫獄，或獄中法司請瘞其屍。上召賢曰：「如何？」賢曰：「如此行之，未爲盡善。」法司請執法論罪，欲梟首示衆。朝廷不從，特全其首領。尤見恩義尚存。上曰：「然從之。」

彪景雲中，祖立德，功天，賜爵以石亭，故累進封侯。性凶暴，貪狡，已獲，翻心謀，鎮大同，遣人得衆，朝廷覺其有異，遣人廉察，得其實，遂逮繫，罪獄論梟。

致仕工部尚書高穀卒。贈太保。諡文義。

穀與直不月。雖有守。始以翰林學侍。英宗經筵。入閣輔政。孜孜爲國。特公論。上北狩。力主逆鑿。之議。及其。萬。獨建。禮。如。以。老。免。歸。卒。進。道。有。道。始。終。不。渝。臣。表。大。臣。之。節。

惟其才賢
何以能爲

庚辰天順四年正月。天下誅司官吏。朝覲至京。勅吏部都察院。遇其不職者數百人。旌其才行超卓。政績顯著者。布政司買銓等十人。賜以鈔幣。仍屬宴于禮部。召布政使蕭暉爲禮部尚書。吏部初奏擬買銓爲戶部尚書。上問李賢何如。賢以貌不稱名對。乃以銓爲右副都御史。○以巡撫山東副都御史年富爲戶部尚書。時戶部尚書缺。上命李賢擇人。賢以富執法不撓。可居此職。

左右不悅富者甚衆謂賢曰上不喜此人不宜推舉
一日上召賢曰戶部之缺果誰當之恐非年富不可
賢曰此人不悅者衆愈見其難上曰富之執法正宜
居此國計所關豈顧私情不悅者遂召用之

二月令冒報迎駕功陞官者俱自首改正時法司奏石
亨等冒報陞官者俱合查究上召李賢曰此事可否
恐驚動人心賢對曰若查究則不可但此等冒陞職者
自不能安欲自首猶豫未決若朝廷許令自首免罪
事方妥帖上曰然於是冒報陞職者四千餘人盡首
改正或有議欲追其支過俸糧者賢曰不可戶部奏請

不可二字
於全寔多

得旨乃免。○德秀諸王出閣讀書。上皇嗣六長

皇太子次德王次秀王次崇王次吉王次嶽王後秀王
國絕。○會試舉人以學士呂原尚寶少卿兼學士柯潛
爲考試官。取陳選等一百五十人。○陝西慶陽縣隕石
如雨。大者四五斤。小者二三斤。擊死人以數萬計。陝之
人皆竄他所。石又能言。甚可駭聽。

所石奇事
石又能言
愈奇

三月廷試。賜王一夔李未通王環等進士及第。出身有
差。有祁順者。廣東莞人。遂于學問。廷對官爲第一。以
其姓近。御諱于傳。脫弗便。抑置第二甲第二名。是
科李賢第。李漢不中。有下第舉于奏考官。較文類例
上問李賢曰。此舉人奏考官弊。何以處之。賢對曰。此
乃私忿。如臣弟漢亦不中。可見其公。上乃命禮部
此舉于。是舉且共人在。遂在于部前。舉議方息。

召耿九疇爲南京刑部尚書軒旣爲左都御史總理南
京糧儲石亨旣死上每念二人爲人廉正不易得故
相繼召用焉○上御西苑閱將臣騎射令三管管操侯
伯都督都指揮各騎射以三箭爲率上親按籍記中
否賜鈔有差旣而試後馬監勇士亦如之有畏避不趨
事者加罪黜自是將士咸驚畏知奮勵云○命右僉都
御史韓雍巡撫大同雍在都察院時錦衣指揮劉敬因
石亨連坐有謂敬曾邀亨至直房同飯欲坐朋黨雍曰
律之本意謂交結朋黨紊亂朝政者今敬與亨交而非
亂政况亨得志時誰不蠅聚其門若以一飯卽坐此罪

公羊之論

則曾赴宴會者何以罪之衆以爲然。敬得從輕坐。○禮部左侍郎掌欽天監事湯序有罪下獄降爲太常寺少卿。仍掌監事。閏十月十六日早見月食。欽天監失于推算不行救護。上召大學士李賢曰。月食人所共見。欽天監乃失于推算如此。因言湯序掌監事。凡有災異必隱蔽不言。或見天文有變。必曲爲詳說。甚至書中所載不祥字語。多自改削而進。惟遇天文喜事。却詳書以進。且朝廷正欲知災異以見上天垂戒。庶知修省而序乃隱蔽如此。豈臣下進忠之道。賢曰。自古聖明在位。畏天愛寶。同聖意。序若如此。罪可誅也。於是下獄降。

職○召巡撫南直隸右副都御史崔恭爲吏部右侍郎

華北直隸廣宗人剛廉有爲嘗知萊州府值歲旱蝗恭親督捕發郡縣倉穀富民粟賑之民賴以全沃屢辨冤獄在萊州六年歲惠大行遷湖廣右布政使巡撫蘇松等處尤有聲遂擢佐吏部

釋徐有貞歸田一日上御文華殿與李賢王翔論人

才高下上曰若徐有貞才學亦難得當時有何大罪

只是張軌石亨輩害之寧免後世議論可令原籍爲民

辛巳天順五年二月錦衣衛指揮所行江西弋陽王敗

倫事涉虎上召李賢曰宗室中豈願有此醜事彼初

咸以爲實今却謂無此事以此觀之其餘所行枉人多

矣賢曰誠如聖諭一日上復說校尉行事亦多枉

三亦有
可取

人且如行臨川王與四尼姑通及鎮撫司門達問之實無此情又聞行事者法司往往依其所行不敢辨。然知其枉付之太息。惟門達能辨之。賢因言往時行事。挾讎害人涉虛者。治以重罪。上曰。若如此。又慮其不肯用心訪察。今後但令鎮撫及法司辨其行者。虛實。

四月。上謂李賢曰。今府庫錢糧所入者少。所出者多。且軍官俸一季。關銀十四萬餘兩。奈何。賢對曰。自古國家惟怕冗食。今一衛官有二千餘員者。在京軍官有老弱殘疾者。宜令兵部漸調出外。却以軍補其闕。以省冗費。上曰。此時恐難行。賢曰。宜安靜行之。如其無事。然

大明一統
志成

使其不覺可也。上領之賢，又言軍官有增無減，且天地間萬物有長必有消，如人只生不歿，無處著矣。自古有軍功者，雖以金書鐵券誓以永存，然子孫不一再轉犯法，卽除其國，或能立功，又與其爵，豈以累犯罪惡而不革其爵者？今若因循久遠，天下官多軍少也，供其俸必致困窮，而本虧矣，不可不深慮也。上曰：此事誠可慮，當徐爲之。○大明一統志成凡九十卷。

六月虜酋李來寇邊，西涼州莊浪等處遣懷寧伯孫鏗帥師禦之，兵部尚書馬昂總督軍務。

七月太監曹吉祥及從子昭武伯曹欽作亂，討誅之。欽

在正統景泰間，屢領兵出征，麾下多達官驍勇，善戰，結以恩惠，收爲腹心。天順初，呼召此輩迎駕，俱陞大職。石亨事發，冒功者俱革去。此輩又爲吉祥所庇，不動自亨，或上厭其驕恣，稍裁抑之。吉祥不自安，漸起異圖。從子欽冒功封昭武伯，凶暴殺人，事覺爲御史所劾。上原之下詔戒諭，欽益懼，遂與吉祥謀不軌，欲幽之于南宮而立。皇太子時孫鏗、馬昂將辭朝出師，吉祥遂令欽約其兄都督鐸從兄都督鐸弟都指揮鉉謀入內爲亂，推其黨之黠者爲謀主，而以其部所典禁兵及其仲父宦者吉祥爲內援，并結蕃將都督伯顏也先等。

數十人以樹黨。是日都指揮完者禿亮詣長安門告變。夜二鼓，宮中聞變，詔侍直中官執吉祥以候天曙。漏下四鼓，舉兵犯闕，合番漢人五百騎直抵東西長安門。雷鼓大振，搥殺錦衣指揮，逮梟擊傷翰林學士李賢之首，而繫之。并執吏部尚書弼于東朝邸，鐸帥數騎而西，殺左都御史深，斮傷廣寧侯安。時禁門未啟，欽督其黨縱火焚東西城皇門及東華門。朝臣悸散，莫知所出。達、曉王師始集，詔會昌侯孫繼宗將之。孫鎧督諸軍先登，恭順侯瑾及諸將臣分道迎擊，昂以精兵殿之。首尾聯絡，旗鼓相望，欽退屯東華門。鏖以衆接戰，王師銳甚，賊衆披

興璉之變
奸孫鐘之
討賊功特
可紀
甚哉吉祥
之懸也兵
衆不滿千
人而欲其
迎其尊君
游者哉
假令門敗
欽軍得入
事起倉卒
吉祥又爲
之內應亦
可寒心者

靡自辰至午敗鏘斬之欽中流矢創甚振策以馳璉
將五六騎出覘卒與欽遇衆寡不敵力戰久之還駐東
大市街相拒至酉欽以百餘騎往來馳突者三王師環
結不動自相枕籍鐘令執潰者斬以徇督戰益急發神
臂弓射之追斬鉉欽益懼使百餘騎還攻朝陽門不克
諸軍進薄其衆大破之鐸爲亂兵所殺欽入其家溺背
井中其黨伯顏也先等縋城以遁遣兵追之皆被獲是
晚乘輿出御午門朝百官詔下吉祥及伯顏也先等
于御史獄皆伏誅仍以繹華市而磔欽屍籍其家以賚
將士餘黨並落官職派嶺南旌威節功追封瑾梁國公

忠莊贈深少保，謚忠愍，論功行賞，加繼宗太保安太子少傅賢，翱並以本官兼太子少保，鏗封懷寧侯，而進完者禿亮為都督，餘將士加官，進爵有差，明日下午詔暴欽罪于中外。

賀三老明
若保身

京師有賀三老，曾欽妻父也。先是見欽整裝日，或絕不與往來，欽嘗欲為求一官力辭。及欽謀反，此姻親誅，宜殆盡。三老獲免。

起前都御史王竑，參贊甘涼軍務，時西師未解，而京師有變，大軍未可輕出，李賢請起用竑，俾與兵部侍郎白圭分道督兵禦虜，竑等至邊，虜引退。○以大理寺卿李賓為右都御史，時寇深被害，舉代者李賢首薦，南京刑

馬昂相貌
亦福如昔
人所謂
將云

部尚書蕭維翰。上曰：此人曾在吉祥處通情，吉祥力薦之，非端士也。乃用賓。○以擒逆賊，詔告天下，布寬恤，開言路。天順初，自御史張鵬、楊瑄之獄，言路閉塞，權姦得肆行，無忌相繼反逆，故降此詔。言路始開。○賜兵部尚書馬昂玉帶及緇金麒麟服。昂初附曹吉祥，嘗薦曹欽得管大營禁兵。至是以誅欽有功，因得掩其薦欽之罪。上自是寵待特厚，賜資無虛日。衣有號撒哈刺，雖諸勲戚不可得者，皆得以賜。○懷寧伯孫鏜與兵部尚書馬昂出禦虜將出師，先一日夜初，指揮馬亮走告鏜，曹欽反謀，先殺鏜。及昂奪其軍，攻皇城，鏜披衣起，急草

奏呼長安左門闢人曰與爾奏疾造 上前告急變稽
遲軍法且斬又走右門亦如之內庭始得集兵總吉祥
鏜微服至太平侯張瑾家議討賊賊已呼噪四出劫殺
文武大臣 上出密帟隙中令百戶至瑾家問鏜云何
能報鏜誓殺此賊 上喜手勅鏜父子爲朕用心滅賊
賊攻長安右門不得入走攻左門又不得入欽兄弟率
胡兵直趨東安門發火力攻 上又勅鏜賊犯闕急務
力殺賊鏜子輔輒追至東門大戰輒奮力入陣砍欽兩
臂傷賊并力圍輒拊捨殺輒鏜急調神砲與諸營兵夾
攻欽傷遁歸家投井中擒其黨伏誅進封侯成化七年

卒贈涑國公謚武敏。○擢吏部郎中萬祺為太常寺卿尋加工部尚書萬祺南昌人少為吏胥知祿命及寓京師辦事吏部諸曹郎聞其知命每召祺布算時有驗者久之名益著景皇帝在位聞祺名召入宮中布算多不驗然亦蒙白金文綺之賜久之上不豫儲位未定朝議紛沓總兵石亨召問祺祺曰皇帝在南宮更復何求於是亨等定計奪門迎英廟復辟亨自挾功高日侍上左右所言皆聽一日偶及萬祺皇帝在南宮之語上喜擢祺吏部主事進郎中會曹欽反執內閣李賢加刃其頸將殺之忽祺至欽素聞祺知命乃曰爾為

言俱說致
君理

我布算後事當如何祺答曰將軍有大功于國今若能
釋兵聽命則勲名令終無可虞者欽喜又謂祺曰李賢
害我一家此應殺否祺曰是在將軍祺何敢言然將軍
尊翁碑記非李宰相筆邪若念尊翁則宥賢一命亦孝
德也欽兄鐸贊曰萬君言是於是欽乃舍李賢得不殺
及欽等就槍賢負傷見上且泣且謝曰微萬祺言幾
無性命見陛下上問故具述所以上愈喜祺擢爲

太常寺卿屢遷至工部尚書加保傅

高汝斌曰祺爲景皇帝布算不驗則其術未必神
至皇帝在南宮此語人人處道不必禘惟夫危急之
間以一言冷曹賊之心而脫李賢于刀口下賢德之
爲言于英廟遂致不夫之擢要之所言中理蓋其

稟與論
劉崇時爲

中書獨請
往迎尚秋

壯共志蘇
所求金帶

以圖之首
也

人機智且頗有學者致身入座有以也世
言善謀以謀稷命致位尚書死未嘗考耳

上與李賢從容論人才及工部尚書劉崇賢曰此人可

取如曹賊反時文職皆畏縮逃避况兵非已任誰肯出

頭惟陳自奮披甲躍馬呼于市曰好漢皆來從我曹家

是亂臣賊子共當勦殺我輩是忠臣義士不可退避於

是從者數十百人能于陣前鼓舞獎勵士卒滅賊成功

如此存心行事人豈能及上曰固忠臣也○甘肅總

兵宣城伯衛涇破虜兵于涼州都督毛忠爲虜所圍涇

提兵往救全師而還○冬虜酋阿羅出渡河入套寇延

綏河套週還三面阻黃河土肥饒可耕桑切近陝西榆

河套即同
之四方
所取匈奴
河南地

虜人河套之北

三長郡縣
逆物物所
探以爲國
者也

唐三受降
城在河套
北黃河之
外元東勝
州在受降
城之東

林堡東至山東偏頭關。至寧夏鎮東西幾二千里。南至邊城北至黃河遠者八九百里近者二三百里。國初虜遁河外居漠北延綏無事。正統以來漸失其險。虜始渡河來犯近邊鎮守都督王禎始築榆林堡城設法禦之築聯望墩臺劍緣邊一帶管堡累增至二十四所。歲調延安綏德慶陽三衛官軍分戍而河南陝西客兵助之列管積糧以遏寇路。景泰初虜犯延綏不敢深入。天順初阿羅出掠我邊人以爲鄉導遂入居其中以伺機便遂爲邊境剝膚之害。

十一月二十日早。上召李賢至文華殿因說吉祥事。

曰此輩放縱前日見吉祥敗稍收斂近來又放縱因每
戒曰汝等不可如此且如吉祥非無功勞一旦犯法不
可留矣朕在南城時汝輩知如何過來今不可忘了朕
今在位五年未嘗一旦怠于南城時此等言語常時告
戒先生豈知賢曰古昔聖賢之君正是如此安樂不怠
患難之時又以此戒左右之人最善上言朕一日之
間五鼓初起拜天雖或足疾不能起亦跪拜之拜畢司
禮監奉本一一自看朝廟行拜禮各廟皆然出則視朝
退朝 母后畢復親政務既罷進膳飲食隨分未嘗揀
擇去取衣服亦隨宜雖着布衣人不以爲非天子也賢

曰如此節儉益見盛德若朝廷節儉天下自然富庶前
代如漢文帝唐太宗宋仁宗皆能節儉當時海內富庶
爲耳目玩好不必留意上曰如鐘鼓司承應無事亦
不觀聽惟時節奏母后方用此輩承應一日閑則看
書或觀射賢曰前聖經書惟書是帝王治天下之大法
最宜熟看上曰書經四書朕已讀過賢曰此時正好
玩味况聖賢聽悟一見便曉最有益也上曰二典三
謨真是嘉言賢曰誠如聖諭聖王修身齊家發天動
民用人爲政之事皆在其中貴身體而行之上曰然
朕在正統年間留心讀書惟不好寫字賢曰帝王之學

不在寫字，惟講明經書義理，最是緊要。因說景太全，然不理政務，或用人陞官，明日謝恩，不知所以。文武大臣未嘗接言上下之情，如何得通。賢曰：明君未嘗不與大臣相接，商確治天下之道。所謂拔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官妾之時少也。上曰：如此，天下豈不治安。賢曰：近聞外議有三事不便。上曰：何事。賢曰：松潘羌氏叛亂，已勅四川三司調兵勦殺。然三司官統兵，頗難。以成功，須得朝廷命一將官統之，庶得成功。易曰：長子帥師，弟子與尸，不可不慮。上曰：此處極是。聞都督許貴可用，遂取而用之。賢曰：湖廣總兵兼統貴州凡百軍務。

貴州將官不得專擅，行必遣人往湖廣計設山路險遠，往來遲滯，以致寧多耽悞未便。上曰：如此事情，誠非穩便。卽日召兵部易之令各鎮守地方。賢曰：臣聞陛下夏不揮扇，冬不近爐，果然否？上曰：實然。夏不揮扇，在官內亦不令左右揮扇，冬雖極寒亦不近火，亦不披暖耳，稍閉雙目卽熱。賢曰：陛下聖質所稟堅厚如此，蓋由體備中和之氣。聞宋仁宗亦然，臣等受氣薄者不用扇，不近爐，不能過也。上顧謂賢曰：今六部尚書庶皆得人，但慮吏部王朝老矣。時朝年七十八歲。賢曰：臣聞祿命之說，朝壽最高，尚有十年。上喜曰：如此無慮。

矣。如戶部年富，不易得。賢曰：若繼翊吏部，非此人不可。上曰：然。朕意亦如此。惟禮部石琚稍弱。賢曰：此人居是位，不滿人望，早晚宜致仕。上曰：且留之，恐後來者未必過之。刑部陸瑜甚佳，都御史李賓亦可。如工部趙榮亦能辦事。賢曰：此人可取。上曰：若吏部侍郎姚夔、崔恭亦佳。賢曰：二人才器異日皆尚書之選。上曰：然。○南京兵部尚書李賓奉勅賑濟南京流民，衆議欲令官員軍民子弟納米送監讀書。禮部尚書姚夔奏言：國子監乃育才之地，朝廷養賢以致治，今行此，將使天下以貨爲賢，士風日趨下陋。尚望有資于治哉。宜別爲處置。

祖宗朝有
此以校科
目所遺不
使年老
下耳今日
當次就
未免虛
以至消
良可死

上從禮部議遂下 詔令禮部出 諭天下生員四十六

以上者考選送國子監先是宣德中令生員年四十五
以上者考選送監以後間一行焉

壬午天順六年三月陝西管糧通政司叅議尹旻奏賊
退河開軍馬衆大人民供輸困極請乞罷兵而議者懼
有後警難之李賢上言兵出在外可暫不可久暫則爲
壯久則爲老且達賊在邊安能保其不來侵犯若慮其
復來不可退兵更無休息之時今陝西人民疲困已極
若不趁河開之時暫退軍馬寬其供給人民愈加逃竄
糧草既缺大軍亦難駐札况今年不可耕種明年愈乏

聖像土泥
耳垂異聖
賢稱太祖
于大學既
易以木主
與此安得
復仍前樂
嘉靖中詔
天下文廟
監撤塑像
易以木主
始於嘉靖

糧草寧可暫去暫來不可久留在彼庶使民得乘時耕種日後或再用兵不致悞事此時莫若令彼處官軍且耕且守召去軍馬俱令回還只留文武官各一員提督彼處城堡軍馬庶為允當上命廷議從之○調知鎮江府林鶚知蘇州府時蘇學廟像歲久多剝落請易以木主并從祀諸賢皆易上從之

四月奉天門奏事畢靜鞭罷上起身召禮部尚書石瑁等疾出班趨走欲上右階鴻臚寺呼止方轉回御道跪承旨授勅書選妃事上下金臺即召賢曰石瑁動止粗疎失禮如此如何為禮部尚書不自求退朝廷

難于遣逐賢曰誠如 聖諭令其自退庶全大臣之義
上曰若戶部侍郎張溶可以代之賢曰張溶老成人此
職亦宜賢卽報瑁疏乞致仕瑁速上陳 上見瑁疏意
却不忍曰瑁爲人篤實豈可因此小失而退命太監牛
玉勅吏部尚書王卯與賢議賢等言石瑁一淳誠人但
動作遲鈍耳既留之張溶可不動 上從之

八月內閣學士呂原以憂制去位未幾卒贈禮部侍郎

謚文懿

原秀水人嘗石用事原與岳王列其罪狀 上留中
不發曹石恐流言謂內閣誦上上大怒坐便殿召近
臣屬聲曰岳正大膽固敢爾原素謹厚左右誦之何
也所以正去而原留在閣 六年 著謚不苟取子性

倫約分祿賜貧宗人編為長者云

九月四日 皇太后孫氏崩尊諡曰孝恭章皇后。○少

傅吏部尚書致仕王直卒年八十四贈太保諡文端。○

以項忠為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先是忠為陝西按察

使適陝饑忠以拯民為已任不待奏報輒發倉賑之民

感其惠聞繼母喪軍民詣闕乞留詔奪服返任明年徵

為大理卿陝人復赴闕借留時 天子欲慰陝人乃有

是命軍民喜忠復來爭焚香迎迓歡聲如雷其得民如

此

正統末項穀妻以刑部員外扈從北征土木之敗為

虜所繫北去今忠何馬謀歸久之忠聞更從二良馬

且為仲從

三十年家

十六年歸

三孤位一

神海八表

可謂五刑

神補

而雨。越四日，馬疲，遂弃馬，步奔閭道，攀崖涉澗，凡七晝夜，達宣府，視其足，陷糞菜刺者百數。然考李文達及屬尚書宦，當時亦以部屬扈從，漸疾而退，忠嘉興人。

癸未天順七年正月，以詹事陳文爲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文江西廬陵人。

二月會試場屋火，舉子焚灰者數十人。○是月晦，夜空中有聲，李賢密疏曰：傳言無形有聲，謂之鼓妖。上不恤民，則有此異。惟陛下憫念元元，凡一切不便于民者，悉皆停罷，則災變可弭。上覽之，復命賢上寬恤事條，密封以來。賢因疏十事上陳。上皆從之。卽詔行天下。賢又請罷江南所造段疋及磁器清錦衣衛所監罪人。

賢可謂
事納備

上不從執
奉教四非
誠意游學
者不能

岳正之古
貝起

止各邊守臣進貢及止下者所遣使臣停中外買辦採
辦。上不從。賢執之數四。上不從。只取前十條行之。
左右見賢力爭皆寒慄同列亦爲賢懼賢曰古之大臣
知無不言今雖不能盡然至于利害繫國家安危者豈
可默默以苟祿位然。上知賢之深終不以爲忤也。

昔岳正在內閣嘗嘗言吉祥石亨罪惡二人譖之被
黜有士人告之曰先生犯孔子戒矣問之云何則曰
未信而譖是也。正曰臣被簡用置左右責任較誠其
至敢不盡心若子以譖官處我則恐矣。然夫天心之
論造膝之謀不出表暴而天下陰受其賜此內閣之
所以異于諫官也若。先朝委任楊李真可爲萬世
法。

權吏部左侍郎姚夔爲吏部尚書○擢通政司叅議尹

之廟

六孝

至皆

禮主

復其位

號

上下從事

下定可謂

隆禮

聖后

是爲吏部右侍郎。○迎謚宣德廢后，靜慈先師胡氏爲

恭讓章皇后。孝恭皇太后既崩，錢皇后爲上言

胡后賢而無罪，宜復其后號。上欲從之，召李賢問之。

賢對曰：陛下此一念，天地鬼神亦臨之。然臣之愚必

須以陵寢享殿神主，皆如舉先殿之式，庶幾稱陛下

之明孝，不然爲虛文。上卽命舉行之。

錢皇后素性孝謹，絕無妬忌。英宗北狩，每夜哀願

拜天，墜則臥地，因。損一肢哭泣太多，復損一目。頗官

中之所有，佐迎駕之費。英廟在南城，不自

得，后每慰之，復辟之後，處景皇后，猶蓋禮焉。

八月禮部奏補試天下舉人，命太常少卿兼學士彭時

同侍讀學士錢溥爲考試官，取吳鉞等二百五十人。○

致仕少傅禮部尚書胡濙卒年八十九贈太保謚忠安

濙廉靜寡慾自奉清泊居官儉立朝幾六十年爲尚書二十餘年恩榮始終世莫與比

下錦衣衛指揮僉事袁彬獄尋釋之謂南京錦衣衛時都指揮門達有寵總督官校緝事并鎮撫問罪權傾中外橫恣羅織人莫敢言惡袁彬質直不阿自計得以進言別是非于御前者惟李賢與彬二人而已謀排去之乃使羅卒搢搯彬私數十事上之上時意在行法謂于貴近無所撓則法立而人知憚因付彬聽門達訊治諭之曰只要一箇活袁彬還我達得彬將甘心焉彬入其手十有九死矣先是土木之變鑿與北狩陷虜

衣與與
朝可謂忠
節局校

據証何人
乎抱此義
人

庭。扈從臣工。或歿。或徙。無一人與。上俱獨袁彬。以旗
校侍左右。絕塞苦寒。畢嘗煎苦扶持。調護益殫心力。
上歸自虜。踰六載。復辟。擢彬錦衣衛指揮同知。彬自待
甚醜謹。會曹石挾奪門功。妄奸政柄。虐饒如焚。彬獨斤
斤繩尺。無所干預。識者謂其有丙吉之風。一旦爲門達
見構舉。朝無不憐彬也者。然莫敢訟言其冤。獨彩漆軍
匠楊塤者。憤然不平。曰。人臣從龍。自古有之。然未聞勞
苦功高。如彬也者。跡其行事。庶幾介推之割肱。但欠樞
紹之澆血。幸而北轅南歸。重正大寶。雖剖符錫壤。不爲
賞溢。乃今宮不過指揮。猶然被陪護。口行且加法。豈非

千古極寬。萬人隱痛者哉。迺上疏論救。言昔者繫留虜
庭。獨彬以一校尉保。聖躬。備嘗艱苦。今卒然付獄。乞
御前審錄。雖死無憾。并條陳達不法事十餘款。擊登聞
鼓以聞。上下其章。仍將填并付達。達治達得。上旨
不勝擾臂。將移其甘心于彬者。甘心于填也。時達懷內
閣李賢。曾發其奸。欲中之。無絲。適填赴達。所待訊。陰自
計曰。門指揮舍。怒待我。非口舌所能解。若與辨雪。恐拷
掠之下。立登鬼錄。無補袁彬一毫。徒自斃耳。因而陽誣
李賢以媚達。而求自逭。其必為彬地。比當訊達。備陳刑
具。以脅填。填神色不變。佯若無所與者。達歷詢其事。皆

達陸焉相
所播弄而
不知也

不實其計

曰不知且詭言曰頃一匠人耳賤工不識字書何敢指斥君且與君素無怨何得有此望君屏去左右達信其實從之因告曰此內閣李相公與君不善因爲此奏使頃進之瑄實不知所言者何達聞甚喜方飯至卽以酒肉賞之遂欲捕頃口語具奏謂可中傷李賢耳頃又詎之曰若大將軍自具奏恐朝臣不察且謂大將軍誣李莫若引頃赴法司大將軍與諸大臣會訊使頃得具悉李相公噉使狀則李無容身之地而頃被誘之憤雪且藉此報大將軍不殺之恩豈非得計達信之遂具疏請將彬及頃付同朝臣會訊上如奏及訊達首問曰李

石亨欲陷
有貞得馬
士權不屈
而免令門
達欲陷李
賢以楊瑄
不伯而免
吾于二義
上下無成
嘆云○伯
史士從同
義而相安
過之

賢教汝上書有之乎。瑄齒指誓天曰：瑄小人也，第念袁彬爲國忠臣，無辜被謫，將入不測，故出萬死圖伸孤忠。扶公道與李相公何與？爾以酒肉賜賄，使賄言如此。皇天后土，肯容賄誣善人，以自活邪？達叱之曰：惡畜胡反，覆甚瑄曰：非敢反覆前日，所以言李相公者，恐不如是。將灰錦衣，挺刃下故，權詞自脫。今多官羅列，耳目分明，瑄吐詞既畢，誰能變黑爲白，傾陷善類？瑄今日得灰所矣，遂出短刀，將自刎。左右力救之，得無害。一時會訊諸公咸吐舌曰：楊瑄丈夫也。天不可欺，匹夫不可奪志。同聲贊之。達氣沮，袁彬之獄遂從輕典。瑄亦不及于難。彬

復職

高汝柱曰若嶺者匪動使氣亮龍吟管鬼神乃其借李以婚違而自服虎口全委核真變之機有高人歎等者矣

王越後魏制三邊與海數十勝多校

祖宗留心用人如此

巡撫大同僉都御史韓雍還京議事留為兵部右侍郎擢山東按察使王越為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越大名洛縣人時吏部舉可為巡撫者上以其人貌陋諭李賢曰大同巡撫須得如韓雍人品方稱賢以越對及越至陛見上復諭賢曰王越是爽利武職打扮遂用之○李賢為門達所誣既自上疏乞休且以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為言上不允曰此細故無用介意

自水羅以
木竹煨地
別於此國
學之累朝
還為定例
可見英廟
之仁聖

甲申天順八年正月 上不豫既而大漸乃處分後事
命太監牛玉執筆口占使書其一 東宮即位百日成
婚其二定后妃名分其三命勿以嬪御殉葬其四言殯
殮器服書畢命牛玉曰將去閣下看令為朕潤色玉至
閣李賢陳文彭時驚惶捧誦歎曰所言關大體非 上
英明不能及此而止殉一事尤高出古今真盛德事也
是月十七 上崩 上天資英明冲年嗣位孝敬重聞
信任舊臣留心學問不喜玩好既親政崇儉郵民夙夜
孜孜蠲租省役每勤詔諭禮祀群神加俸百官務擇人
久任尤憐憫于民間之利病迺正統初年與天順中行

事大相徑庭。蓋初以幼冲嗣位。生長深宮。未諳世故。王
振得以擅權。悞國。天下幾危。及北狩而艱難險阻。備嘗
之矣。人之情。偽悉知之矣。復登大寶。躬親政務。屏遠權
奸。精明之治。光于祖考。至悼念建文友愛。景帝處
汪妃有禮。止頰御殉葬。尤爲盛德事云。○二十二日
皇太子卽位。詔改明年元爲成化。大赦天下。○尊聖
母皇后錢氏爲慈懿皇太后。生母貴妃周氏爲皇太
后。先是。大行旣崩。上在東宮。卽命太監劉永成。夏
時傳恭。會昌侯孫繼宗。懷宗侯孫鏗。尚書王翱。年富。馬
昂。內閣學士李賢。陳文彭。時會議事官。計議處置軍國

此等大事
關係頻常
宮闈之中
既不清大
禮內聖之
聖惟知從
諫非大臣
力爲主持
與爲萬古
缺陷之專

重事、遵累朝例也。上卽位之明日卽命議上。兩宮
徽號、夏時倡言。錢太后久病、今只尊所生母。周娘
娘爲太后、李賢曰。天子新卽位、四海顛望、宜遵遺詔。
庶幾順天理、服人心。景泰初事例、不可法。彭時曰。此言
是也。朝廷所以服天下、只要正綱常。今若只尊所生
恐損。聖德。夏時曰。待請命。少頃出傳仁壽宮旨曰。子
爲。皇帝母當爲太后。豈有無子而稱。太后者。宣德
自有例。彭時曰。今日事與宣德年間不同。胡后曾上
表辭位、退居別宮。故正統初、不知尊號。今日名分固在。
豈得不尊。臣子若阿諛順從、是萬世罪人也。所以不敢

此一事
由人相業
無據有史

爲極言者爲欲全。皇上聖德非有他意。若推大孝之心。則兩宮同尊爲宜。衆皆然之。夏時再入請命。良久出曰得。上再三勸諭已蒙俞允矣。將草詔。李賢彭時復議曰。同尊固好。然須要照上聖例加二字。不然無分別。乃于錢太后加慈懿之稱。貴妃止稱皇太后。翌日頒詔天下。是日同議者懼忤內旨。有後患。皆隱默不言。惟李賢開端而彭時極力繼後。賴上孝事。兩官如一。故委曲勸諭。仁壽官以成大禮焉。○下侍讀學士錢溥。獄謫廣東順德知縣。出兵部侍郎。韓雍爲浙江叅政。溥正統中進士。太監王振試嘗被露時。特授檢討。教內

侍書所教內侍後多顯者。溥居與陳文隣，內侍每來謁溥，必邀文共飲。及英廟大漸，太監王倫者嘗受業，尋伴讀。東官至是來謁溥，文意必召已，竟不召，乃入密伺之。倫言上不豫，東宮納妃如何。溥言當以遺詔行事，已而內閣草遺詔，李賢當秉筆，文起奪其筆曰：無庸，已有草之者矣。遂言溥倫定計將退賢，以溥代之。退兵部尚書馬昂，以韓雍代之。賢怒以聞，乃下溥獄，請外韓雍亦貶。

二月上，大行皇帝尊諡曰法天行道仁明誠敬昭文憲武至德廣孝睿皇帝廟號英宗。○葬裕陵。○鋪

衣衛却荷揮門達有罪下獄謫戍南丹衛召袁彬復還
舊職先是達掌詔獄任情張威大興羅織達官校遍行
郡縣緝訪事情所至狼籍至是言官劾達欺罔故殺諸
大臣數十謫戍煙瘴達卒以謫所彬復職餞送達出城
如禮不念舊惡時以爲難

三月復前修撰岳正御史楊瑄張鵬等官○加李賢少
保兼華蓋殿大學士陳文進吏部左侍郎彭時吏部右
侍郎仍兼翰林學士○廷試進士賜彭教陸鉞羅璟等
及第出身有差○甘肅總兵官宣城侯衛輝巡撫僉都
御史失琛率師討西蕃破之先是西寧番首把沙作亂

命涇等討之。涇與琛將中軍，督甘涼蘭鞏山丹莊浪等衛所官軍三萬五千人，分五路以進。追至駱駝山，寫爾冲殺唐川，俘斬共千七百餘人，獲牛馬羊二萬有奇。翰林編修張元祿上疏勸行三年喪，不報。南京吏部侍郎章綸亦請終喪不得，遽講婚禮，亦不報。

五月五日大風雹，飄瓦板木壞郊壇。○戶部尚書年富卒，謚恭定。

富爲陽城遠人，爲以剛正言不獲發，廉諱，家爲避，遂取富爲諱，村名不少，變氣節，木識爲時，世重之。

時內臣用事，勢甚張，在朝無敢公言者。南京給事中王淵、王徽以氣節相尚，率同官上言五事，共一曰：保年內

郭登不第
善武而且

能講性亦
仁孝

文清屬內

閣中除
其積亦具

事

臣宜遵舊制無預國政否則如王拯曹吉祥始雖愛之
及其敗而罪之非保全之道也請罷其管事仍禁大臣
與之交結上嘉納之○改兵部尚書馬昂爲戶部尚

書時言者交章論昂不職乃改戶部○復定襄伯郭登
爵鎮守甘肅尋召遷提督十二團營

六月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致仕薛瑄卒贈禮部尚

書謚文清

瑄出處光明峻潔于官身利達泊如也教人倦倦於
復性嘗曰讀書窮理須實見得然後驗于身心體而
行之不然無異于買精而還珠也所著讀書錄二十卷多名言

七月立皇后吳氏

八月 上御經筵賜官學士柯潛等白金文綺寶鈿

十月廢 皇后吳氏立 皇后王氏下詔言 先帝臨

御之日為朕簡求賢淑已定王氏育于別官以待期不

意內臣牛玉備稱已私朦朧奏請將已退吳氏冊立德

不稱位不得已請命 母后廢黜吳氏仍遵 先帝成

命冊立王氏為 皇后明正牛玉之罪免罪謫南京○

逮南京六科給事中王徽王淵等下詔獄俱謫遠州判

官時徵淵等以牛玉罪重請輕上疏請明刑罰以正朝

綱監往事以防後患數玉大不遵之罪四乞寘于法因

詆斥執政奏入中官惡之摘其語以激怒于 上比遣

是時所屬
何以不敘
也曰比
之編管以
徵其可見
若成法不
日有法不

心遊向上

遠臣留心

屯種無如

文莊

李文達彭
文憲會同

下獄科道交章論救命俱謫州判官徽晉安州劉茂川
餘皆遠州徽等雖謫天下之士莫不慕其風采而欽重
之○調僉都御史葉盛巡撫宣府時盛以右僉都御史
巡撫兩廣議事至京給事中張寧等合議舉盛堪入內
閣李賢素不悅盛沮之乃轉左僉都御史巡撫宣府盛
至鎮修復官牛官用之法墾田益廣積糧益多以其餘
歲易補戰馬千八百餘匹其屯堡廢缺者力修築之不
數月完七百餘所○華太平侯張瑾與濟伯楊宗等爵
時有內直將軍愬天順初囚入直迎駕而陞非冒功
者令一切視職非法意上念其久于役特復之而以

取武我
而不然
此後汪
用事而
蓋不可
言矣

姑時初又
若科進查
劫已占造
四十頃數
年後又不
知占過幾
許矣官府
一體何以
甚焉

皇明法傳金卷二十二 二十七
迎 駕奪門陞者因紛然人訴不已李賢言于 上曰
自石亨輩此舉後人以得富貴之易貪利者惟幸有事
宜早治之且請復于謙等官以雪幽枉 上是之即令
兵部按其以迎 駕奪門陞者自太平戾而下俱奪爵
於是冒功者盡革而入懇者始息○以順義縣安樂里
板橋村原抄沒太監吉祥地一所撥爲官中莊田其
原額一千頃十三畝初吉祥占過軍民地二十四頃八
十七畝共三十五頃 皇莊之立始此○時有建言請
以天縱二字加號孔子給事中張寧言孔子道大德尊
所貴明其理以行其道被之天下傳之後世不在以號

求勝于一名一字可得而輕重也。議遂寢。○擢真。北府
東鹿縣知縣。盛頤爲邵武府知府。頤爲御史。以言石亨
誦知東鹿縣。豪士聞其名。相戒曰。是嘗劾石總兵者。其
人不可犯也。頤至。變擄擊爲撫循。吏畏而民安之。未幾
丁內艱。去。民留之。不可。俟其服闋。相率詣闕。乞得頤再
任。不復用。刑罰有爭訟者。諭之以理。卽叩頭聽受。不復
辯。鄰邑訟多年不決者。各來請判。頤折之以片言。各心
服而去。時人有清如水。明如鏡之謠。邑介保真二府間。
四境之民。雖非所治。亦聞風趨赴。郊外有荒落地。自然
聚以成市。邑人目爲清官店焉。後歷陞左副都御史。

憲宗紀皇帝紀

帝英宗長子

周太后所生

初立爲皇

太子英宗北狩

帝方二歲

主少國疑

闕王監國輔政未幾卽與政封

帝爲沂王

英宗再位復立爲太子

在位二十三年壽四十

上徽號曰繼天凝道

謙明仁敬崇文肅武宏德至孝純皇帝廟號

憲宗

差

茂俊

乙酉成化元年正月詔釋戍邊陳循江淵俞士悅等還

鄉王文之子宗葵于謙之子冕謙之婿朱驥等並放還

仍給還家產冕自龍門所卽上疏訟父謙之冤上問

之追復謙故秩遣行人馬璇往祭其墓復冕世襲于戶

冕後奏換文階累官至應天府尹

按王宗葵後第進士官至尚書亦

奏雪其父文之冤復官歸贈諡焉

召王欽爲兵部尚書李秉爲左都御史先是兵部以左
都鈇給事中張寧等欲上疏乞起秉爲兵部茲掌都察
院恐左右有間密以奏章請教于內閣李賢且求調護
賢視章哂之謂寧曰薦人但當言其可用若預擬某官
於事體得無碍乎寧深服之乃退而易草以進翌日
御批茲爲兵部秉掌院事

二月行耕籍田禮田在山川壇之南 上是日率百官
祀先農畢釋祭服乘耒三推戶部尚書馬昂捧青箱後
隨京府耆老二人馭牛二人曲躬按犁轆教坊樂工執
綵旗夾隴謳歌一唱百和颺旗而行 上乘耒三往三

北者景泰
閣諫官第
一聖所江
海軍人此
等議論所
不入于佳
佛之耳

迺如儀既畢乃坐觀三公九卿助耕公五推卿九推各
用耜耨一人傍犁而行耕推畢教坊向前呈應用田家
典故觀畢賜宴而回○時 皇太后壽誕建設齋醮禮
部尚書姚夔獻會大臣收買炷香相率詣寺觀行禮祈
福給事中張寧上言 皇上表揚孝心慰悅 聖慈無
所不用其極人臣當和衷敬德仰贊 聖孝以綏黔庶
釋老不當崇奉辦香非可所祝行之祗壞風俗傷名教
不報

張寧為給事中遇事敢言章曰數上每有大議
帝必問張給事中云何 英廟復位尤所眷注
召寧議事每對廷臣極真給事中晚年欲大用之
寧 駕不果出為知府大臣寧也素重之迨與和結

尚書姚萇請公亦勸其
行率不往其介如此

天雨黑黍于襄陽地震屋宇搖動轟轟有聲○彗星見

西北長三丈餘三閱月乃沒○擢河南府布政使王恕

爲右副都御史撫治南陽諸府恕知揚州有惠政屢辨

疑獄歲飢發廩不俟報民刊石頌德滿九載超遷江西

右布政使改河南擢今職○兩廣蠻寇作亂命都督僉

事趙輔爲征夷將軍總兵討之起韓雍爲左僉都御史

贊理征夷軍務廣西大藤峽蠻賊侯大狗亂甚蔓延廣

東雷廉高聲韶州諸地方所至殘破朝議大發兵往征

時兵部尚書王竑薦二人素有才畧可任大事聞外之

大藤峽蠻
作亂

君得其人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二

事一以任雍

三月 上幸太學行釋奠先師禮

直道不介
于時正士
不充其用
可憐

大違賢相
也亦為憐
忌報復之
節子

四月以都給事張寧為汀州府知府修撰岳正為興化府知府先是南京給事中王徽等彈劾內閣李賢不職獲罪俱遷謫寧會六科申救忤賢復有忌岳正者偽為正劾賢疏草賢亦銜之會兵部清黃官缺尚書王茲偕部院大臣合薦寧堪任僉都正堪任兵部侍郎賢乃假歷練之說票旨各陞知府時論譁然為之不平後正得補知興化府尋厭吏職引疾致仕卒于家先是有自京師來者傳天語下甘肅曰岳正倒好只是人膽或以賀

正正槩括其辭題于寫真之像贊曰岳正雖然好云是
大瞻惟帝念哉必當有感如或故汝再敢不敢臣聞古
人之言蓋將之久而靡憾也

清源清處之青田人與岳季方同游太學相友善季方
清未仕卒其子辰幼孤流落京師岳季方遇陳內翰
見其友季思誠季方愕視久之云是吾故友清源清
應真也翌日更誠命工寫真以予辰曰此汝父遺容
命拜之辰不識持歸示其母其母
涕泣藏焉此亦衣冠中一異事

劉千斤作

襄陽流民劉千斤聚襄鄧山中萬人作亂錦衣衛千斤
王英奉使河南憂之疏言宜選良吏賑恤漸圖所以散
遣之策願占籍者聽盜礦者宜絕禁民交通勢自不可久
不報後副使鄧本端追訟英之先見謂一言可當十萬

比于段
徐福

之師比于茂陵徐福

五月兵部尚書王莧乞致仕許之茲薦岳正張寧忤當
事意內批出二人知外郡茲遂以疾辭歸

莧河州人性剛毅少豪傑尚氣槩義所當爲嘗往直
前生長西蜀有志功名居言路見事不平者輒爲扼
腕自延擊馬順後所至令行禁止人望而畏之日此
種馬順者其名自是滿天下家居二十餘年至成化
末方卒
謚莊毅

秋虜寇延綏巡撫陝西都御史項忠寧遠伯任璘與巡
撫延綏都御史盧祥合兵禦之虜賊敗引去

十二月改庶吉士許禮觀政刑部正統以來庶吉士典
學士官二員于玉河橋翰林公署教習與 祖宗時文

上不以飽
才營後爲
教而下亦
以故事應
之人奈何
由造就

華堂文淵閣舊規不同。惟撥給燈油筆墨及酒飯等項耳。內閣按月考試詩文以爲去留之地。多稱病不往。將及三年則紛求解館。不復以進修爲事。至是庶吉士入內閣請解館。李賢曰：賢輩教養未久，奈何遽欲入仕？許禮抗聲曰：今日比未樂時，何等教養？且老先生從何處教養來？賢稍責之，則曰：吾輩教習，雖例該三年，已燒却一年矣。謂癸未春閩災故也。賢怒甚，明日請旨各授職罷禮觀政刑部尋授南京刑部主事。

弘治中學士李東陽程敏政之教庶吉士至院閱會簿悉注病數而去乃賦一絕云：題廊寂寂鎖春居，白日都消病屨餘。竊食大官無寸補，餘陰幸上勸。賢書嗚呼！天下事反得廢弛權輿之美言獨此。

此陝西土
兵之始即
募兵于秦
之意

軍無選成
之弊官無
募兵之費
行之數年
可使兵強
而財富

丙辰成化二年延綏守臣僉都御史盧祥等言營堡兵少而延安慶陽府州縣邊民多驍勇習見胡虜敢爲賊關若選作上兵練習調用必能奮力各護其家有不待驅使者兵部奏請勅御史往會官點選編成什伍號爲土兵原點民壯亦改此名行以優恤之法時得丁莊正千餘名委官訓練聽調

盧祥廣東莞莞人在延綏三年嚴武備肅紀綱明賞罰毛里孩連年入寇皆却之

二月大學士李賢丁父憂詔奪情起復賢乞終制不許命太監林典護送還鄉視墓○會試天下舉人以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劉定之學士萬安爲考試官取章懋

等三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羅倫、程敏政、陸簡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時廷試吏部尚書王恕以程敏政卷字畫精楷，擬爲第一。李賢曰：論文不論書，卒取羅倫爲首。生平嗜學好古，篤志尚行。廷對之策，綏綏萬言。中引程正公言：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執政欲截去下句，羅不從。直聲震于時。遂奏名第一。○太監劉永成以軍功議封爲伯。彭時力爭之。或曰：中官古有封侯王者。時曰：此豈盛世事邪？祖宗成憲具在。誰敢違之。事遂寢。○江淮旱，人相食。命右副都御史林聰往

如此宰相
方有擔當

兩廣平

合則力完
分則勢強
表教所主
振揚其要

此撫聰奏借江南糧及支運糧儲數十萬給民食且與之種○都督趙輔命都御史韓雍等討廣西蠻寇大破之兩廣地方悉平先是輔等受命會同監督軍務太監盧未陳瑄遊擊將軍和勇率大軍至南京衆議從分江西軍及達官從遊擊由庾嶺入廣東大軍則從湖廣入廣西以賊在廣東宜逐之在廣西宜困之雍奮曰不然古仗鉞臨戎制閩外謂利國家得專之也夫兵有合爲正分爲奇者二廣地僻完郡大藤峽爲賊本根諸軍不先得其本迺分兵以趨末分兵勢弱趨末難盡苟全師至彼南可以攻大藤援高廉雷泉東可以應南韶西可以

取柳慶北。可以斷陽峒諸路。勢若常山蛇首尾互應。彼分而拒。我聚而攻。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茲行也。必勝。我奪之矣。遂行。會趙輔。輔知雍才軍事。一聽雍。於是督大兵分道進擊賊。剗修仁荔浦。抵大藤峽。道有儒生里老數十餘人。跪持香曰。我輩苦賊久矣。莫敢自拔。今幸遇天兵得生。爲良民荷甚願。先三軍鋒。雍大怒。顧左右叱曰。此皆賊耳。縛斬之。左右初亦疑。何乃殺良民哉。旣縛而執。中利刃。山遁。知問也。悉斷頸。散手足。剗腸胃。分挂著棘中。累累相屬。賊大驚。沮曰。韓公天威也。賊悉力出。我復分兵撓我。俱不支。覆其巢穴。其中盤亘數百里。

水石爲其
巖而破之
者

爲將第一
要領

秋分以奇
將騎兵破
僕皆以騎
殺亦即此
意益用我
長以破其
近兵家之
要領也

三十四

一、間險阻有崖名九層樓尤爲峻險官軍直抵其上磨
崖紀歲月而還遂易峽名斷藤以志武功乃遣將四出
雷廉高肇諸寇以次削平自此蠻夷畏備兩廣浸安雍
等之力也。雍性剛果主斷無疑賞罰明信號令嚴肅故
兵出有功。

韓雍征蠻竇調建官遣軍千餘名專命都督會事一
員領之兩廣信備出入山林利用鑲給牌刀諸短兵
不能當騎射故遣軍所向輒靡賊畏之乃奏督調發
自給庫錢下程崇歲千冬夏衣帽子孫亦許承襲分
溪兩廣土城及雷廉神電各衛安種官給管厝伴當
田租至今其遺種來處不無獠悍難馴之患亦在乎
有司者善駕
取之而已

論平蠻功封趙輔武靖伯擢韓雍左副都御史提督兩

廣軍務兼理巡撫仍雇一子錦衣衛所鎮撫餘陞賞有差

五月李賢還京復上疏乞終喪不允遂復入閣視事○

諭修撰羅倫爲福建市舶司副提舉特倫上疏請許李

賢終制歷陳古今起復之非反覆數千言辭甚切直倫

復詣賢私第告以不可賢怒力辭內批降倫提舉御史

陳選等交章乞留不報編修尹直引文彥博待唐介故

事請賢留倫賢日潞公市恩歸怨朝廷吾不可襲倫

雖貶士論益禁之○陞廣東新會丞陶魯爲知縣尋陞

同知按察司副使右布政魯父成爲按察副使從孽賊

先是大臣
還去奪情
者比比天
願中給事
番家來歷
作并爲今
後雖開有
無復前科
之說則羅
公一死之
乃也

且任不辭
不負自許

兵敗成之。主上旌成事者，贈官錄一子入官監，魯補焉。二十授廣東新會丞，魯機明內蘊而神觀不足，或從令尉列見上官，獨昏，雖督榜不恤也。大藤峽諸賊亂，兩廣都御史韓雍總師討之，檄魯隸麾下，雍威嚴擬王者，二司長吏見長跪白事，惛悚若不自勝。一日顧峒賊最強險難下者，方設策，魯時直膳侍左右，謾謂曰：「丞揣我何意，魯曰：『得非爲某賊邪？』」雍曰：「然，丞能往否？」曰：「匪直能，且易耳。」雍怒曰：「賊銳甚，又搯阻自衛，非大兵不可。」人部下文武數百千人，熟視無可當吾寄者，吾方欲身往若，魯曰：「易，且使若食果能之耳。」甚爾也，不能理，乃言。

擊賊。若妄言管管魯不拜。抗言曰。謂魯解食粟。不解擊賊者。明公未悉我也。蔣琬。龐統。廢邑事矣。後乃爲蜀名臣。公幸毋棄魯。使得畢技。當悉縛諸醜以獻。雍異之。改容曰。若所將幾何而辦。曰。三百人足矣。曰。何少也。曰。魯猶以爲多也。兵貴精。請擇。雍曰。任若爲之。魯乃標式約曰。有能力舉百鈞。矢射二百步者。來三軍之士十五萬人。其比干式者。得二百五十人。曰。未也。請復下令募。募數日足。魯乃爲別將。自操練陣法。推牛酒。犒甘苦共之。士爭願爲。率以先登。大破賊。斬首無算。賊穴所得士女金帛。悉以分于三百人。已無與者。衆益奮。雍大稱賞。皆

鎮守官榜
得印縣其

卷四可

子朝擢爲令累功進同知肇慶府事按察僉事副使進
左右布政使錄其後爲錦衣千戶魯前後任廣東所殺
及降者二萬七千餘賊聞陶家軍駭慄遁避不及遇卽
叩首乞爲良民得無死幸甚然此三百人耳服其心累
用不贖語有之一夫決萬夫避况三百人乎○鎮守廣
西左府都督邊興召還道經湖廣祈陽縣怒知縣李翰
接應夫船不時令子得隆率部卒搜翰及其子釗榜接
俱夾輿亦以疾卒于途翰妻入愬于朝事下法可得隆
伏罪得隆母擊登聞鼓稱冤上以其妄想命卽誅之
十二月丙子曉刻金星犯鍵閉星○襄陽賊首劉千斤

劉子平

僭號于南漳。命武寧伯朱永尚書白圭督兵討平之。時千斤以石和尚爲謀主。劉長子苗龍苗虎等爲羽翼。每戰輒勝。遂僭稱帝號。勢甚猖獗。事聞。命永爲平虜將軍。總兩京及諸路兵討之。以圭提督軍務。至南漳湖廣總兵都督李震帥士兵來會。未有疾圭督震分道進攻。一鼓摧其前鋒。賊退保寨柵。官軍乘勝攻破之。擒千斤并苗龍等。劉長子石和尚脫走。深入懸穴。已而未痊。領兵破其巢穴。斬首九百餘級。指揮張英招降劉長子。誘執石和尚出詣軍前。賊遂潰敗。又戰于古路山。斬首萬餘級。獲賊將劉聰等百餘人而還。旣而諸將爭功忌張英。

諸大將謂其多獲賊賄極殺之班師論功未進封侯
震封典寧伯加圭太子太保

秋北虜毛里孩大寇延慶等處都御史項忠盧祥與彭
武伯楊信嚴兵禦之虜引去時虜住牧河套秋冬則舉
衆爲寇春夏則潛退套中歲以爲常遠近軍民大被搶
掠阿羅出復勾引小王子滿都魯及能思蘭聚衆益爲
邊患朝廷添調京營及大同宣府寧夏甘涼陝西護
衛軍馬數萬頒給銀兩起借陝西山西河南軍民或借
運或借撥或糴買或預徵或開中或採打多方整理糧
草軍民困苦不可勝言

張時賢相

十二月大學士李賢卒贈太師謚文達

國朝自三楊後得君之專者無如李文達時召入文淵有所咨詢言無不從隨事救正但其怒張寧而排之出憾羅倫而貶之外于休休有容之度何如况赴闕五六月後入閣而便告終何如在家守制終不失令名也。

命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劉定之入關參預機務。○延緩紀功兵部郎中楊彖奏延緩慶陽二境東接偏頭關西至寧夏花馬池相去二千餘里管堡迂疎兵備稀少以致河套達賊屢爲邊患近有百戶朱長年七十餘自幼熟游河套親與臣言套內地廣田腴亦有鹽池海子葭州等民多出墩外種食正統間有寧夏副總兵黃鑑

編纂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欲偏頭關東勝關黃河西岸其名一顆樹起至榆溝
速迷都六鎮沙河海子山欠石腦兒沙河海子則回基
紅鹽池百眼井甜水井黃沙溝至寧夏黑山人馬營等
處共立十三城堡七十三整臺東西七百餘里實與偏
頭關寧夏相接惟隔一黃河耳當時議者以爲地土平
漫難據已之復總兵官石亨又奏欲將延綏一路營堡
移徙直道是雖不免暫勞一時軍民之力實爲萬世防
邊之長策也 上曰楊森所奏移堡防邊其其證據其
言有理○兵部卽會官議處以聞○